

一梦十四年

2017年，我复员了，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医院里，穿着我心爱的手术衣，为一名颅脑损伤的病患有条不紊的手术着....."哥，开饭了。"一个很突兀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哦，对不起，我又在做梦了。看了看表，17点30分，一个白天又悄悄的溜走了。抬起头看看外面随风摇曳的八一军旗，我又低下头，继续我未做完的梦.....

2002年夏天，那年青春，我正好。可惜我却是一个loser，因为高考数学得了零分（至今我也不知为何），我只能去一个二本院校调戏美女游戏风尘。因为家境不好，加上从小的绿军装梦就在部队里亲戚的鼓动下参军入伍了，那时还没有大学生入伍特招一说，领了一年半的义务兵津贴，从80块开始一直到95块好像。一年多的军营生活，记忆犹如一块块残片，而我只能从这些支离破碎中寻找那还算完整的残缺片段，而十几年后依旧往来的就只有已经复员的新兵班长和调到西安政院的老排长了。现在想来有些触动的事大概就是高炮连长的转业和峰了吧。那个连长，据说马上要调副营了，然而节骨眼上把人打伤了，当年就被安排转业了，貌似连处分也没有给，当时觉得给干部最大的处分就是让转业离开部队了。记得走的时候，他拉着领导的手哭的死去活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那个连长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否会为当年的那一架而庆幸。不过我觉得他还是会遗憾的吧，毕竟那时候的部队，比现在还是能多点人情味的。上等兵那年要考军校了，单位组织了一下文化课摸底考试，大家私底下聊天，一看大部分是关系户，有个学习很好的兄弟峰，最后一天告诉他没有考试的资格，我们都很为他惋惜，后来听说因为他没找人.....再次遇见峰，是在同事的婚宴上，穿着身工装，依旧唯唯诺诺不善言辞，也许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人生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长则几年，短则几天，让你树立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以为人生本该如此，却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军校五年，对我而言就是这么一个由懵懂到憧憬再到顿悟的阶段吧。还是个夏天，那年青春，我还拥有。兵与军官之间，隔着一个桥---生长干部学员。这个身份比较尴尬吧，兵不兵干不干的，但是那应该是很多战友们这辈子最珍惜最值得怀念的一个身份了吧，没有之一。一入学，开始带我们的教导员是个从XJ调回来的老同志，肥头大耳满面油光，一肚子坏水，呵呵，有点夸张哈，总之提起他来，我脑海就浮现出一个词--奸猾！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的将我们原本还很融洽的一个队分成了很多小群体，互相争斗，他居中调停不亦乐乎，直到大二快结束了，我们这些傻小子们才反应过来。可惜间隙已经生成，很多友谊的小船早已经翻到了水底.....不说他了，影响心情。说起军校，就不得不提下女生。常听非医学类院校的哥们说军医大的女孩多么多么的多，多么多么的美，这个多么多么的美，我是很很赞同的（这不是怕姐妹们隔空抽我嘛）。但是，多！这个有吗？有吗？没有！算上护理系大概比例能有1：4吧（指挥类和尚院校的哥们别骂我哈，呵呵）。军校是禁止谈恋爱的，对，是禁止。但青春年少的小伙子大姑娘们岂是你一个禁止就能禁止得了的？！所以，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图书馆，自习室，操场边等等偏僻的角落，总有一些兄妹们对这个压抑人性的禁止做着无声的反抗默默地鄙视着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也不知道现在的师弟师妹们是否还是如此，有没有够胆在走廊里拉对手的。本以为自己算是下手早的，当我为有了女朋友沾沾自喜的时候，隔壁的鹏童鞋正在为分手而痛哭流涕。这突然让我想起了辉同学，大学五年如一日，与他的小女友几经离合，最终有情人终还是未成眷属。可惜可怜可叹。

军医大学的恋爱真正可以明目张胆谈的时候，应该是大四见习大五实习的时候了。本来犹如陌路的男女同学，却突然成双成对的比翼双飞了，让队领导们大跌眼镜，军校的孩子们保密技巧都是自学成才的。然而毕业即分手，在地方大学也许是个笑谈调侃，在军校则是真理吧。一分配，真是君住长江头，妾居长江尾了，海南，漠北，新疆，帝都，一叶飘零在天涯，挚爱又如何能敌得过这千山万水韶华易老！不过终归是有奇迹的，祝贺晨同学和她的老牛，古有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今有晨同学随牛西游新疆，终修成正果。

大学里总有那么几个特殊的同学存在，学霸啦，天生领袖啦，校花校草啦，还有让我辈羡慕嫉妒的二代们。八年制的就不多说了，妥妥的各地区的学霸，当然他们的人生历程跟我们是不同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各个科室的中坚骨干了，而五年制里的学霸们也不少，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的分数为啥没上八年制，后来才明白，除了分数，还有关系这个因素在。军医大的学习压力是很大的，当然要是你的心理素质和作弊技巧很优良的话，这五年你也依旧可以潇洒自由。课程很紧张，一本厚厚的医学书，少的一个月就上完了，突击上课，突击复习，突击考试，当然还有考前的突击划重点。压力大不仅是学习的内容多，还有就是学习时间太少了。除了上课，公差勤务内务卫生，队列体能训练，各种教育会议，以至于每晚走廊里灯火通明，一人搬着大小凳子坐在那里勤奋刻苦。尤其是考试前几天，通宵达旦是常态。算了，说这些有卵用，说的好像学的好坏分配差别很大一样。隔壁队有个哥们，高分入校，不知何原因，考试门门不及格，大小领导天天谈话，未果，大二就如愿以偿退学了。听说回去当年重新高考入复旦，今已成科室骨干。而他的大部分同学们依旧奋战在野战一线为国防奉献着青春。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正所谓欲壑难填，然而正是因为欲望，人类社会才会在一次次的满足与不满足中滚滚向前。我们应该没有权利去批判别人的做法，哪怕这种做法为世俗的道德体系所不齿。适合自己的鞋子才是好鞋子吧，毕竟路是别人在走。看到网上很多人批判刚毕业的本科研究生学员闹义退，闹复员。我总感觉到滑稽，我仿佛看到一群西装革履的肌肉男拿着大棒子对着一个个衣衫褴褛手无缚鸡之力的眼镜男们做怒目金刚咆哮状。再说说那几个二代们，有的低调朴素不为人知，偶尔你在路上见到队或者系领导对他和蔼的打招呼而他不理不睬的时候总会揉揉眼睛怀疑自己的眼神出了问题。有的高调张扬嚣张跋扈，留着长头发，拖拉着拖鞋，不是网吧游戏通宵就是宿舍苦练睡梦罗汉拳，系领导碰到了赶紧躲一边装没看见。而这些二代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来不学习，门门考高分。分配基本都是帝都或留校，哦，这不科学，呵呵，这当然不科学，因为这是迷信，人人都迷信权力这个东西。不过，我从来不反感这种现象，因为我坚信我们老校长的一句名言“爸妈也是生产力”。老校长是个传奇的人物，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是从战士到博士到院士的完美诠释。在他任职期间，我校又红又专，从教学医疗科研并重到唯科研至上。哦，不好意思，应该是唯SCI至上。一批年轻的实验室人才轻松评上了临床的副高职高职。学校医院的收入节节攀升，连学校的对口银行每年都要给学校配置一辆奥迪A6，这是个完美的商人。还是打住，不能继续任思路无限下去了，还是赶紧结束学校的生活吧，尽管这里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甚至于骂娘的地方，但我还是依旧深爱着它，那个我生活了五年的，教给了我很多知识的地方，她有个在西北乃至全国都很霸气的名字—FMMU。

卫生队生活充满了一段又一段的例行公事，枯燥乏味无趣的很。每日除了正常的值班接诊外就是各种各样的保障和迎检。翻看了一下卫生队的收治范围，给我很厉害的感觉，诸如胃大部切除，阑尾炎，肠吻

合，胆囊，脾切除之类的在县医院都属于不小的手术都属于卫生队的诊治范围，看到这个，我本来还有点小优越的心理就老老实实了，反而萌生出跟前辈们好好学习尽快超越他们的想法。然而手术室紧闭的大门让我很是疑惑，从老卫生员班长的手里接过钥匙，我很郑重的打开了手术室的大门，迎面手术台上披盖的白布以及墙角的蜘蛛网狠狠的刺疼了我的眼睛。卫生员班长很幽默的告诉我，卫生队不需要手术刀，只需要救护车和转诊单。以后的日子里，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个老家伙的话是有多么的睿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单位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老成精的人物，从他来到这个单位一直到退伍离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和兵，这个单位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他都了如指掌。多跟他们交流，你会更快的融入到这个对你来言还很陌生的团体。四期班长老赵就是其中的一个。休息了三天，我就开始值班了。队长不太放心我，就很隐晦的提出让赵班长陪我熟悉一下流程，于是就跟老赵开始了我的处子诊，这一天我很认真的对待每个病号，认真的查体认真的开药，一切都很顺利，我也很有成就感。直到下午遇到的一个病号，让我开始烦躁了。体能前半小时，老赵上楼倒水去了，来了一个兵，浑身难受，我反反复复查体，询问病史，一无所获，急的我满头大汗，甚至装作上厕所，回屋子查了一会书本，上网查了下病例，甚至给我实习医院的老师打了个电话，依旧无法解释，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赵回来了，看了那兵一眼，然后说了个“滚”那兵就生龙活虎的跑了。卧槽！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装病的兵，老赵说这兵是个兵油子，为逃避训练，经常来卫生队泡病号。因为是某领导的关系兵，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值班期间，我又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装病的战士，甚至还有连队和机关的干部。也认识了几个朋友，通过这几个朋友，开始直观的体会到了人情冷暖。这是后话了。通过那次之后再遇到装病的兄弟，我一般都是青霉素肌注，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酸爽”。再后来就是各种手段药物（就不具体说了，有兴趣的军医兄弟可以私聊）直到对方求饶认错承认装病为止。以致后来我名声在外再没有敢在我值班期间来泡病号的了。卫生队的第二主业就是训练保障，也就是别人在打靶训练体能考核的时候，你要么背个药箱站在旁边练站姿（boss在的时候）要么坐在救护车上跟在后面等着把晕倒的兄弟往车上抬。一件事，做久了，就不可避免的失去兴趣和耐心了。于是保障的时候只要1,2号不在，我都会把药箱往桌子上一放，然后加入打靶的队伍，打完靶收队的时候，药箱也就基本空了。每次都是如此，我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保障军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同批战友羡慕的眼光里慢慢溜达着。在他们眼里，我每天要么坐在诊室里喝茶聊聊天看看病，要么就是背个药箱满院子春看草发芽秋看黄叶飘的晃悠。其实在他们被连营长骂的像个孙子的时候，我也会被队长处长批评。在他们摸爬滚打的时候，我也在练那些没有乱用的止血包扎，在他们熬夜写思想汇报的时候，我也在看书学习提高自己。只不过训练强度确实没那么大，身体确实没那么累而已。我宿舍也成了他们的避风港，训练间隙，送病号过来的时候，甚至饭后无处可去的时候他们也都愿意到我这里待着，看看电影聊聊天，我宿舍的钥匙一度配到十把了。那一年，我也交到了好多的朋友。朋友大概就是在某个阶段，能在一起交流共事，不管是交心或者谈话，陪你成长的这么一帮或者一个人吧。慢慢的，这些排长们，一个个就各奔东西了，有的调去本部或者上级机关帮忙，有的直接调走离开。也有的被某领导赏识调去做了秘书。但大部分还是在基层连队奉献着青春消磨着热血。宋排是个特殊的存在，高高的个子，性格开朗大气，爱打篮球，篮球场上被我不小心碰坏了鼻子后就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个主意很正的哥们，从毕业分配至单位后，就下定决心不调职熬转业。因为这哥们是体育

大学国防特招生，身体素质特别好，营团领导都很看重他，主动让他当连长带个标兵连队，结果这哥们来了一句谁给我提职，我干死谁！撇的领导很没面子，当你对自己的前途都不在乎的时候，在部队你就可以潇洒自由横着走了。这哥们潇洒了六年后，终于熬到了转业。离队那天我在外求学，接到他的电话，醉醺醺的告诉我，哥们在机关楼前撒了一泡尿。我一直不明白为啥他有那么大怨气，按理说部队对他不薄，是他自己不想干的。后来才知道，特招他入伍的时候，明白的告诉他是驻某城的部队，结果分配的时候就分到了距离两省的我们单位。至于什么原因，就不多说了。宋排回去后，进了公安系统，短短两年时间，就混到了某部门二把手。很是为他欣慰。有的鸟，是不会被关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宋排，就是这样的一个鸟人吧。呵呵。而龙排就是一个不太好定义的人了。这是一个低调的哥们，低调是因为他的奔驰车从来不开到院子里总是停在院墙外杂货铺的门口，还因为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和各种游戏手柄总是放在我的衣柜里而不带回连队八人的公用宿舍里。这又是一个高调的哥们，抗两个星星的领导来检查慰问的时候他站旁边作陪，毕业第二年就因为学雷锋立了个二等功提前晋职晋衔了。是的，学雷锋，据说是给了部队隔壁烈士遗孀 500 块钱。我们单位这滩浅水，永远都留不住他这条真龙吧。第二年年底龙排就调到了总部，联系也就慢慢少了，打过几次电话也没了往日的热情，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已经转业留京了。这就是圈子吧，当某个人进入你所在的圈子时，不管他背景如何，慢慢的你就会把他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当某一天，他离开了，进入到一个你无法企及的圈子时，你才会豁然发现，原来，你们本就不是一类人。我曾想过，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像战友们说的那样，一起扛过枪打过炮嫖过娼？还是在通往理想的路上互相扶持鼓励？也许，友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只是在一维的时间轴上，某个点，特殊的一种情绪波动吧。它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流逝，也会随着彼此一次次的回忆而加深。就是这样子的吧，对吗？回过头想起那些带着我们的友谊散落在天涯的哥们们，你们都还好吗？

从冥冥之中的投胎开始，人生有很多个转折点，一个转角，两处人生，高考是一个，大学毕业分配尤其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转折之前的积累才是关键。那年六月，热的比较邪门，据说有老头老太没有抗住滚滚热浪。宿舍里 24 小时全开的风扇丝毫减轻不了温度。大汗淋漓中，毕业分配开始了。总是有人欢笑有人愁吧，二代们谈笑风生中有了好的归宿，几个平时软弱的兄弟扛不住领导的软硬兼施威胁恐吓无奈的在自愿赴疆进藏的申请书上签了字，而五年连续三年重点人的我很自然地被分到了长白山边防哨所，驻守中朝边境。还有我的两个兄弟，雷和辉，回到他们的家乡驻守中俄边境。雷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毕业就自行考研，一直到博士毕业，前几天还上了中国教育频道的全国优秀研究生专栏节目。不过他最牛逼最拉风的应该还是大五毕业篮球赛那最后的一个绝杀球，一分险胜，赢得冠军！！！让我看到了猪脚的光环，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吧。当我还在山沟里与蚊蝇战斗的时候，他却已经在电视机镜头里挥斥方遒了。这是个幸运的哥们，当然努力也少不了。我们总是在羡慕他人台上的风光，却看不到台后的汗水和忍气吞声。

人总是虚伪的，或许不能称之为虚伪吧，应该叫适当的地点做出适当的表情动作或语言来适应那时的场景吧。分配后就是离队了，首先是欢送进疆入藏的兄妹们，当车上的同学满脸泪水的冲我们强颜欢笑的时候，当看到校系队领导虚伪的笑着挥手与他们道别的时候，我忍不住爆出了粗口。声音很大的那种，让他们对我怒目而视，然并卵，也许我也是虚伪的吧。值得欣慰的是入疆进藏的同学好几个在满三年之后或考研或调动回来了。有的还当上了队长得意逍遥。有的调到了总院。大部分还是不错的。生活

总是这样，有低谷，有高潮，没有人永远走背字。“一代枭雄”里有这么一句：任何事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不好，说明没到最后。我深以为然。

分到边防，我并没有去报到。家里找的关系说如果我想去滨城（这里的滨城是代指一个海滨城市）的中心医院就在家等等，等上几个月等政治部统一研究的时候就顺理成章了。然而那时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在部队建功立业，真的，那时候的我就是那么傻！现在想想，我就是个二笔！还有一种考虑就是觉得关系在那，不行了再让帮忙调出来，没想到一入军门深似海啊。机会就那么在我不珍惜中溜走了。在我强烈要求下，关系在征求了我意见之后将我安排到了滨城的一个下属县级市的团里。就这样，我的斗争开始了。

错觉，有时候是个很美丽的东西，它会让你骄傲，自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以至于暂时性的忘却梦想。可当你满怀激情投入之后，突然一个耳光就会让你清醒。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新组建的装甲部队，号称×南第一团。可笑的是装备的还是59式坦克，据说朝鲜用的都比我们单位的先进。每次看到在操场上围灰的那些可以当我爹的铁疙瘩们，就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我军就用这些装备维系了国家几十年的和平，难为庙堂之上的大佬们了。因为我报到的晚，就没去参加新干部的统一集训，直接到卫生队了。因为2号电话通知的原因，我受到了卫生队副队长的热烈迎接（队长去军里开会不在位），当时的感觉好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一样。呵呵，我为我当时有此想法而汗颜。副队长是一个中校，专业为牙科，医高专的毕业生，一米六多的矮个子配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满脑子的阴谋诡计。对我嘘寒问暖，正面侧面打听我的背景，哥也不是吃醋的，在感觉到他背后的目的后就开始打起了哈哈。这个副队长以后成功上位为队长，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的直接冲突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队长是个上校，应该是队长里面做的最成功的了吧，晋七级退休，名利双收，也很会做人，谁也不得罪，但也没人敢正面惹他。他跟我们老校长一个姓，名字里也有一个相同的字，而且本人长的非常有领导范，不明底细的一看就会以为是哪级的大领导。团里一直都在传说一个关于他的趣事，有一次上级领导来团看望部队，团党委成员列队欢迎，左一排机关各级领导，右一排营以及后勤各分队主官，因为队长岁数大衔级高，就排在了右一排最前面。上级领导下车以后，直接奔队长去了，拉着手，嘘寒问暖，把团常委们晾到了一边。呵呵。经此以后，再有这种迎接上级领导的活动，就不再让我们队长去参加了。这哥们儿在没当队长之前，承包了团里的小店，日进斗金，有点夸张哈。后来卫生队对外承包给了莆田人，他又大捞一笔。在他退休的后一年单位就并到驴医院了，从此财务人事之类的就全归驴医院，后上任的队长也就是副队长只折腾了一年，估计本都没捞回来。这个队长，真的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他退休离队的时候我没有去送，很复杂的心情，生命中总有那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称之为成长的历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让你慢慢的变成你最初讨厌的模样。而他，算是一个吧。

我所在的卫生队，是个很牛逼的卫生队，很牛逼是因为连续几年的卫生评比中夺过很多次的红旗，由此可以推出官兵的主要工作就是收拾卫生了，当然这跟卫生评比小组必须有军医当评委也是密不可分的。以前总听人说，官兵可以不会打枪打炮，但是不能不会抡锹抡镐。总以为是笑谈，然则在这里这貌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卫生队的门口的宣传图上是三层小楼，欧式的风格，看起来很美，然而矗立在我面前的则是一栋二层的长方体。弱弱的问了下队长，得到的答案是，经费不足，盖了两层钱不够用了。后来听别人说是因为头头们分赃不均，导致停工了。那栋半成品的小楼就那么矗立着至今还在坚守着岗

位保障着全营区一千多人的看病就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之前承包给莆田人，所以二层小楼里科室设置很全，大外科，大内科，肛肠科，泌尿科，检验科，放射科，心电图室等等一应俱全，哦，对了，还有一个全市有名的妇产科，专做人流。据说在这个十几平方的小诊室里，做过几千例人流，很多无知的少女们在这里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如此大的门诊量也跟这座城市的某个行业比较发达有关吧，听老同志说，那几年，妇产科诊室里每天都有浓妆艳抹的少女们在这里发出让刚刚成年的血气方刚的战士们半夜画地图的呻吟声。每次半夜经过诊室门口的时候总感觉到阴风阵阵，或许是心理作用吧。后来部队禁止团以下卫生机构对外医疗，这些科室就荒废了，只剩下门口悬挂的牌子了。有次收拾屋子无意中看到的对外宣传单上写着：×××××医院，是一所解放军设置的二级甲等医院……当时我竟然还隐隐自豪了一下，我所在的小小的卫生队竟然是个二甲。后来听他们说起来这医院的种种黑暗以及前不久莆田系的曝光，让我深以为耻。医德这个东西，也是良心的一种吧，它会从你内心深处约束你的行为，但当金钱与它针锋相对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医德就难以抵抗了。医德也是可以被杀死的，于是乎，一个披着白大褂的禽兽就产生了。我从来不相信医生就该清苦，反而觉得医者应该凌驾于所有行业之上，报酬也该是最丰厚的，应该像美剧里那样，开跑车住别墅，毕竟生命是无价的。然而当医生要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时候，当医生要时刻警惕被患者及家属袭击的时候，当这个政府的医疗体系以及社会舆论导向出现问题的时候，医德的约束力还能剩下几分！

一个人如果遵照他的内心去活着，他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要么成为一个传奇。卫生队总共有9个医生加几个兵。医生都是第五军医大学毕业的。所谓的第五军医大其实是某军区医高专，同事互相调侃，遂称之为五医大。我是这么多年分过来的第一个本科，也是考出去的第一个研究生。同事月哥，医高专毕业，是个很有水平的外科医生，一军大长期进修，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个子，脾气暴躁，爱喝小酒，曾爆踹过副队长，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矛盾无法调和，每致夜晚来临，常摆一碟花生米，自酌自饮，有日喝醉，无处发泄，遂将全楼玻璃打碎，拳头鲜血淋漓，自己给自己缝了十几针。几经努力转业复员调回山东均不可得，最终感情敌不过距离而离婚。月哥离婚后自暴自弃终日酗酒，每日之乐趣为吃饭睡觉“打”副队，终混成单位一霸，所过之处，各级大小boss纷纷绕道而行。好在人生不会总是背字当头，单位整编那年，交流名额较多，月哥狠下心贡献出攒了好久的米，交流到了疗养院，重新结婚生子，小日子其乐融融，前几日电话联系，月哥所忧虑之事则为疗养院是否会裁撤或转文职了。

还有一位智哥，三十几岁，南方某地人，擅长包皮环切和给狗切除阑尾。每每老兵退伍季，也是智哥最忙碌的时候，平常大门紧闭的手术室，这段时间也被充分利用了起来。当然兵们也很懂事，手头宽裕的给智哥塞个三百五百，手头紧张的则给条烟，什么都不给的，智哥也不嫌弃，尽心尽力。每次看见智哥从手术室出来，都是眉开眼笑的，心情总是很舒畅。也许，智哥在乎的不仅仅是那点东西吧。后来智哥因为没有竞争上队长，与晋级的副队处处不和，最后被排挤到了驴医院，更悲催的是智哥晋中级的考试差一门没过，而年龄已达上限，被强制自主择业了。走的时候智哥很落寞，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卸磨杀驴。有的人很适合部队，也许是习惯了吧，就像肖申克救赎说的那样，这些墙很有趣，刚开始你痛恨它们，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前几天看智哥的朋友圈，在丽江，智哥牵着孩子和嫂子在江边漫步，脸上荡漾着满足的微笑。也许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生活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不是忙于真正的活着，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祝福智哥。

每个单位总有几个神人的存在，而华神医就是其中之一。刚认识那会少校技10，现在也是中校技9了。华神医又名华所，营卫生所长，最好麻将牌九，最大的志向就是调副团自主择业然后开个棋牌室，但其赌术很差，据说逢赌必输，外面欠债累累，单位怕其出事，强行扣其工资卡交由嫂子支配，每月只给几百零花钱。队里不管干部还是兵大部分都是其债主，但其为人又很诚实大方，欠钱都会按时还给大家，如实在紧张，也会如孔乙己般叨叨良久，让人心生怜悯，每次赢钱总会请大家大吃一顿，故口碑不错。华所最怕驴长，见之如老鼠见猫，每每看华所在院里猥琐溜走，肯定是驴长路过。华所最恨副队，因副队传其与海员家属胡搞，至于事实是否如此，至今不知。总见华所拿个小本，认真记录副队的一日生活，每有发现则高兴不已，与我们分享。不过也算有成效，让副队收敛了很多。潇洒是个相对的定义，不惑于名不惑于利，爱憎分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工作。应该就是潇洒了吧。

一群灰色的麻雀落在电线上，像是谁在半空中写了一串逗号。日子就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如果一切按照理所应当的轨迹发展下去，或许十几年后，当我再度走出房门抬起头的时候，会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天看见的风，如同岁月一般的将我带去某个地方，但如今，一切都还充裕，无需去在意许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种充裕到令人感觉不到的光景里，我开始思考起未来和梦想。就像只有寂寞的农村孩子才会发现，夏天拉在野外的粑粑会长出西瓜一样，人在无聊到蛋疼的时候，才会去思考一些蛋疼的问题，比如生命的起源，比如虚无的梦想，甚至于几维世界的重叠。当你的思维跳出局部甚至于地球的时候，除了疑惑好奇更多的应该是寂寞和失落吧。而与我，还有心疼的感觉，亦或是恐惧吧。恐惧于生命的短暂和没有来世的惶恐，更多的是害怕多少载光阴之后，在岁月的转角，遇到仅仅只是增加了皱纹和白发的同样的自己。

军医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子的，从朝气蓬勃的学员到肩抗几颗星的所谓校官，十几几十年的累积，你依旧不会有什么变化，甚至于倒退。在主战的野战基层，你永远都只是个边缘干部，哪怕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哪怕你混到了队长，在领导眼里，你依旧是个可有可无的边缘干部。开始我并不曾体会深切，总以为自己 and 同批的指挥干部是一样的。当门口的哨兵不向中校的副队长敬礼，当上校的队长低声下气的给少校处长掀门帘的时候，我依旧觉得那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做不出让别人称赞的成绩。直到那年，我做出了自以为很牛逼的成绩，自以为可以很牛气的得到应得的荣誉和尊重，然而，现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那年是全军大比武的一年，各级都掀起了大比武的热潮，我团也有一个参谋在集团军的参谋业务比武中，夺得第十名。回来后被树为全团典型，宣传海报贴遍各个角落。路边的灯箱贴上大幅的照片让我艳羡不已。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也会受到如此待遇的。然而现实却狠狠的扇了我一个耳光。那年我有幸代表团里参加了师里的比武，得了第一，后来又代表师里参加军里的比武竞赛，又得了第一。在集团军的集训队，因为大部分军医体能是弱项，领导便授意各单位从战士里选出几十个体能尖子，**假的军官证，佩戴干部军衔代替军医加入原先的军医集训队参加选拔，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了绝望，跟这些年轻的战士竞争那仅有的四个名额，我一点优势没有，前几次的体能考核中我基本都是倒数，然而为了捍卫自己所剩无几的尊严，为了向这强势的暗箱操作做无声的抗议，我没有放弃自己，最终过关斩将艰难的入选集团军代表队，并且代表集团军在军区的比武中夺魁荣立个人二等功。代价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坐卧难安。然而，回到团里，除了卫生队表示了一下祝贺以外，再无

其他。哦，还有1号在卫生队体检时的一句小伙子不错的口头表扬。呵呵。忽然想到一个哥们的感悟“看了狗狗交配时的姿势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与世界背道而驰的人，都觉得自己日了狗”。此事让我消沉了很久，久到我以为那仅仅只是一场梦而已。再次醒来，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在基层，这就是归宿，无解的结局。收拾心情，我掀开尘封的理想，打开书本，重新安静的坐了下来。那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梦终于将部队建功立业的梦想掀翻在地。又狠狠的踩了几脚，吐了口唾沫。成长必然都会带着阵痛吧，在一次次疼痛中才会彻底明白一些你本就明白而不愿意相信的道理，就像那个掀开女孩子的裙底，只是为了找自己那只会隐形的狗一样的谎言，自己又何尝相信呢？但是非得看到那一块掩盖布，加上一个耳光，才会相信，裙底下真的没有那种会隐形的狗.....

我一直都在尝试着用积极的心态去叙述这些平凡的经历，甚至想用第三人称去描述，而不是去批判这个让人诟病的体制，然而总是不自然的消极甚至偏激，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很广，具体出处已不可考。那些年部队经常光缆施工，劳改所监狱等人员也参加，有支部队的施工区域跟劳改人员的施工区域很近，休息时间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最后劳改人员来了句让大家沉默无语的话“你们军人就是拿工资的劳改犯嘛”。据说那天部队士气消沉，晚上领导自掏腰包改善了一下伙食才让低落的士气稍稍振作。穿制服领工资的劳改犯是对那时候部队很贴切但有点极端的描述，官兵每日的工作就是抡镐抡锹抡扫把，唯思想教育至上，训练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部队的管理体制依旧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官与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节假日也是教育电影。一堵高高的围墙隔绝了世界。自嘲为圈养人。唯恐我们与这个世界有过多的联系。士兵期盼的放开手机应用，至今在大部分基层部队还没有完全实现。干部家属的工作随调依旧得不到落实，干部士官公寓依旧是一房难求。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希望随着军改的深入，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慢慢纠正吧。

人生总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低谷，波浪的向前，在经历了立功受奖的喧嚣和单位无所谓的打击后，我再度回归平静，直面自己的前途，自己在部队的关系因为站队的原因自身难保，于我，也没有什么余力了。前途一片灰暗，没有纵向的经验借鉴，除了调走，别无他途，转业复员？别开玩笑，一堆大龄行政干部排着队等着，你年轻的技术干部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调走？你没听说过×军被称为干部的坟墓吗？！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我还是把寻找出路放到了考研上面。可单位历年来就没听说过考研走了的军医，没办法，我只能自己摸索前行。询问了干部部门关于考研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政策，不让报名。没办法，只能自己偷偷报名了。整好了加盖公章的单位的同意书（怎么加盖的想必很多兄弟都清楚），战战兢兢地在当地报名点好歹报上了名，然后就是日夜复习了，队长在知晓我报名了后很是不屑，说本单位至今没有一名考出去的研究生，就算考上也不会放你去读。之后只要是外出保障的任务统统派给我，那些日子很难熬，每天要抓紧点滴时间复习，还要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再有就是各种冷嘲热讽，崩溃倒是不至于，但心情很是低落。人在消沉的情绪里无法自拔的时候，内心只要不曾真正的放弃，总会有那么一件不经意的事或者很容易忽略的物让你充满斗志重新振作起来。那天微风，呆坐窗前，望着空旷的操场，思绪不知去向何方，有一垃圾袋随风轻舞，上下翻飞，忽有感悟，就算是个垃圾袋，也会有乘风飞翔的一天，何况我。是的，也许没人相信，就是那么一个随风飘起的垃圾袋，犹如一望无际的大海里突然亮起的灯塔上的那一束光，引领我前行。其实还是因为没有在挫折面前自暴自弃自我放逐吧。在朋友的鼓励帮助下，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以高分通过了初试。看到成绩的那一刻

我没有特别的激动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我平静的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接下来的努力更加重要，关系到能不能顺利入学。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拜佛之旅，捧着猪头，挨个庙门一一拜过去，也不知道是猪头的香味起了作用，还是我的诚心感动了庙堂之上的仙佛，在我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在离报到截止仅剩两天的时候，有关部门电话通知我填表了，填完毕业回军区继续服役和二次分配的保证书协议书后，终于，我被通知可以离队了。那一刻，感激，高兴，庆幸，骂娘，各种情绪混杂一起，然后学宋排在机关楼前的角落里撒了一泡尿，想跟这操蛋的地方永别，然而也许因为宋排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尽兴的撒的一泡尿，所以走了再也不用回来，而我，只是在角落里畏畏缩缩偷偷摸摸的撒了一泡，以至于三年后又回到了这个操蛋的地方。我总是这么联想，呵呵，自嘲罢了。走那天，单位给送行，队长副队长说了很多勉励我的话，全然忘记了当初的嘲讽和责难，敬的酒我都痛快的喝了，也回敬了他们，说了些感谢栽培的话，说这些的时候我竟然一点不感觉到虚伪，我突然发现，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当初我最讨厌的那种人。最后队长说了散席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别不舍得我们，回来再聚。可我真的没有一点的不舍。只有对未来的憧憬，他说得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天下有的是宴席，散了这场奔赴下一场而已。那天我迈着轻快地步子走了，我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甚至都没有回头。呵呵，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变数。也许这就是生活的魅力，更多的应该是无奈吧。我曾经无比清晰的告诉自己，我有一个航海的梦，并有一颗抵抗风浪的心，以及一双除了撸管还能升帆掌舵的手！尽管我知道彩虹会常常失约，风雨却会如期而至。

再次回到母校，以朝圣的心态，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校园，竟让我有点惶恐。明白自己不过是个过客，再次匆匆停留小憩而已，然而人对于无垠的宇宙对于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来说不也是个微小的过客嘛。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心态，我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

并不是你所爱的喜欢的崇拜的依赖的人或者物就没有缺点，就没有让你不舒服或感到窝心的地方，就像你的男或女朋友，老婆或老公，甚至爸爸妈妈。总会有让你不开心的地方。母校也是如此，不可能完美无瑕，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总会有那么几个渣子，寄生在这艘大船上，吸食膏血，刚入学就被要求缴了三年的住宿费和被褥等生活用品的费用，当时还纳闷不是费用全免吗？不过也就几千块钱，重回母校的喜悦冲淡了这样的疑惑，就痛快的缴了，接近毕业时候才知道，这费用根本就不需要缴纳，而是落进了某人的腰包，院子里那辆某人的奥迪就有我的一份贡献。当时的反腐还没那么疾风劲雨横扫学校，这家伙也就被轻微折腾了下转业走了。研究生的日子很累，可很快乐。这三年，我感觉自己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在实验室的日子比较枯燥，但是得到满意的数据结果，那种开心愉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在手术室的每一天，我努力的学习，珍惜每一次操刀的机会。劳累和睡眠不足使我竟慢慢有了秃顶的迹象，呵呵。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我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两篇SCI论文，一篇中文核心期刊。临床上基本的手术都能熟练的掌握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每天看着她一点点的长大，很开心，感谢冥冥中的造物主，感谢伟大的生命。

就这样吧，开心的三年一晃而过，就像这段文字占这整篇文字的篇幅一样，快乐较之痛苦总是短暂的。三年如三天一般，快的令人措手不及，再次梦醒，我又回到了那个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地方，我的宿舍还是那个样子，甚至床，还是那张床，卫生队还是那个卫生队，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叫卫生所，副队长成了所长而已。走的时候墙角贴的樱木花道，还在那里，他桀骜不驯的瞅着我，好像在说，小样，

你能逃到哪里去？！只不过，它的颜色有了岁月的熏染，仿佛于我一般。

卫生队的日子还是那么单调枯燥，因为有了孩子，因为过了三年正常的生活，心早就飘远了。就像偶尔出了鱼缸的鱼一样，看惯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再回到鱼缸里，心肯定不会跟着回来了。很多人鄙视我的这种想法，说部队供你三年，回来后你就该好好的为部队奉献。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直气壮地的观点反驳，因为多年的压制和洗脑，让我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你们的说辞，生不出质疑反抗的心思。我只是好奇而已，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欲望或者说上进心应该不会被歧视吧？如果你非要说在部队就不能有欲望，不能有自利的想法，那么请你不要看我的文字了，免得污了您的眼。很多人，尤其是基层的技术干部，没有三叔二大爷的照拂，也就是统称的部队里的屁民，把考研当成唯一的上进渠道，因为只有这个渠道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干干净净的（请忽视为了考跟走而卑颜屈膝的事吧），寻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位置。尽管这个渠道的大门也被有关部门或者人员控制了，开不开全看人家心情。我们一直愤慨二代们或调或升，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一直看不惯行政政工们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歧视压制，可我们依旧在这不被重视的岗位上一边骂着这不公平的待遇一边和颜悦色的接诊每一个战友（尽管你们转过身就骂我们兽医）保障好每一次训练。很多的是无奈，也有更多的是期盼希望，选调进上级医院，考研二分到上级医院，这就是我们这些苦逼们心中最大的期盼了吧。行政政工们也有各自的苦楚，我不否认，也不乱说，毕竟屁股决定脑袋，我只是个小军医，我的位置决定了我思维的局限性，我只能从切身出发表达我身为一个军医的感想。还有就是，当一个人的能力，超越了他所在的岗位时，游刃有余的同时就会寻求更高的位置，尤其是这个位置不能带给他成就感和满意的待遇，这在地方是很正常的，然而在部队就是眼高手低不脚踏实地，不无私奉献了。去你妹的无私奉献。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怨言，有怨言也会选择坚持下去。现在有了家庭和孩子，还是这样的说辞和做法，是不是就过分了？！说好的二分，说好的选调，没有理由的就停了。几次三番的申请个公寓房，推三阻四。休个假还说当年毕业的没有假。唉，有点激动，说的有点过了。说这些只是表达我的愤慨，表达那唯一的希望被你们抹杀的绝望。回来的第二个月，孩子高烧不退，请的事假（要从下年度正常假里扣的），竟然不批，一冲动就直接留了个假条，跳墙回家了。在医院照顾孩子直至出院，就下定了离开部队的决心。有人说家属为何不随军？家属有工作，随调根本不可能，坛子里很多前辈的前车之鉴我们不想尝试。再自私点的想法就是为了孩子以后的生活和教育，从一个省会城市到一个小县城的边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回来后，我拿着写好的退役报告逐级交了上去。然后就没了下文。等了一周，还是没有信。没办法我就直接去找了2号。2号是个很厉害的政工大牛，思想工作做得很扎实，当时他刚刚做了嗓子的手术，不能说太多的话，没想到从我进门到离开，整整给我讲了半小时，说实话，我当时被感动了，感动的不是他说的那些话，而是他的态度，他很认真很用心的设身处地的跟我聊天讲道理，低哑的嗓音，不停地喝水润喉，竟然让我感到心疼。呵呵，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没能抗住，缴械投降了，表示回去好好考虑。当晚我彻夜未眠，思之再三，最终还是决定退役，草草的写了正式的复员报告，再次交给2号。当2号接过报告书的时候，我分明的看到了眼睛里的失望，我落荒而逃。下午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填表通知。我一直对政工干部有种偏见，总觉得他们做的思想教育空大虚飘，一点没有说服力，只会让人反感和逆反。经过2号我才发现，这还是个人的问题，水平的问题。当一个思想工作者，真正能设身处地的从对方心里出发去想问题，想办法，通过感情去引导的时候，你才刚入思想工作这个门槛，才能走进官兵的心，才能达到教育引导官

兵的目的。而不是直愣愣的去刻板的讲述那些假大空的牺牲奉献爱国爱党。签完表后，我就做好了离队准备，没想到战区的技术干部严控政策下来了。加之根据以前的经验驴报上去了基本就不会卡，我也没再做进一步的努力。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走成。给我的教训就是，做够准备，时刻紧盯。下半年，继续为了能离开而努力。各位成功了的的前辈们，请不吝赐教。拜谢了。